

绑定四十载，那份“稿费”叫底气

邓建华

有台智能手机在兜里，方便得没话说，尤其微信支付，十分简便快捷。微信里零钱不足时，如果绑定一张银行卡，就底气倍增。有好友问，你玩文字40年仍乐此不疲，底气哪来呢？我笑答，我绑定《长沙晚报》。

是的，这就是缘。

1984年高中毕业后，我鬼使神差地迷上文学。我盯着邻居家糊在木格格土窗上的倒着的发黄的《长沙晚报》，瞄准了编辑部地址，麻着胆投去了一篇抄在作文本方格上的诗。1984年9月3日《长沙晚报》就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给自行车上的小伙》。尔后，我不断投稿，也不断有作品发表。晚报副刊对新作者重视，还不时推出了李湘树、唐坦清等人给我的文章写的评论。1984年年底，我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组建“无名星文学社”，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我被团市委授予“长沙市青年文明标兵”称号。1986年9月11日,《长沙晚报》头版头条,发出了记者刘志力的重磅报道《无名星在田野升起》。

我在乡镇工作时间较长，那段日子，我离泥土最近，写出了一系列以“黑狗坡”为背景的乡土故事。长沙晚报“橘洲”副刊在1990年至1995年期间，不断将我的“黑狗坡人物”发出去，“黑狗坡的左邻右舍”成为众多读者谈笑的话题。系列故事中的多篇，还被推送参与全省报纸副刊好作品评奖。有了晚报不厌其烦的托举，“黑狗坡人物”越走越远，许多篇什被《读者》《故事会》等选刊和多家重量级的选本转载。

《长沙晚报》是一双锁定我的目光。我后来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乡村候鸟》《床前明月》等14部专著，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晚报副刊适时推出了何立伟、彭学明、刘伟明、袁慧光等人写的序言或评论，及时推介我的新书，报道我参与的一些文学活动。

几十年下来，我不间断在《长沙晚报》“橘洲”副刊发稿。以前找不到发表平台时我晚报“橘洲”副刊，后来即算能够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西部》《野草》《湖南文学》等大型期刊上不断发表万字文章，依旧惦记着晚报副刊。好像，那是我的文字必须抵达的地方。我也将这种缘不断传递，陆陆续续给晚报“橘洲”副刊推荐了一大批新作者和新读者，让他们的兴趣从这个温馨的平台起飞。我甚至将一些精致的文章剪下来，给我们家的小人儿读；也写一些小人儿的成长故事，发在晚报“橘洲”副刊，让他们的记忆锁定和传承这份缘。

我是《长沙晚报》副刊40多年的老熟人了，别想甩掉我，因为我们已经牢牢绑定了。

一起阅山河·名家看望城

投稿邮箱：632584215@qq.com

长沙市望城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举办

清清石渚河

谭铁安

夏天的清晨，我坐在石渚河边，江风像一个调皮的孩童在浦口戏耍，时而奔跑，带起片片细碎的浪花；时而驻足，轻抚岸畔泛绿的青草；时而招手，引我回到天真烂漫的童年。

五十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母亲带我 from 十多里之外的家出发，走铜官老街，经乌龟咀，沿马厂湖，过瓦瓮塘，越半边山，涉一条河，问几户人家，到石渚捉猪仔。在儿时的记忆中，“渚”与“渚”同音，以为石渚就是一个卖猪仔的地方。当时的石渚街上有一条石板路，两边是木箍子屋，几家店铺，有些冷清。捉到猪仔之后，母亲在石渚街上买了个“肥饼”给我当餐，然后又涉河渡水回家。从此，我知道了石渚和石渚街边的那条河。

外婆家在九峰山下一个叫周窑坡的地方，距惜字塔不远。母亲带着我回娘家时，总是立在一处汇集九峰山流下来的水的坝边，指着一个树木葱茏的小山头对我说：“那里有个宝塔，宝塔上长了棵野胡椒树。到宝塔前拜一拜，求几片树叶回去当茶叶，喝了会读书。”我在懵懂中除了看到一片青山还是青山，哪里有什么野胡椒树，更不相信母亲所说的“神茶助学”之说。直到有一天，外婆将一包从惜字塔求来的“神茶”步行20多里送到我家时，才晓得长辈们对于读书的期盼。这坝叫梨木神坝，是母亲过河回娘家的必由之路。坝分两级，有泄水的口子 and 宽阔的泄洪道。水落坝下，形成瀑布，轰然有声。坝下的河中还有几块大大的石头，长年被水冲刷，呈斑驳的褐色，仿佛几个经历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人，默默驻守着这条河流。

一直到世纪之交的时候，我来到了茶亭镇一个叫阿弥石的地方。阿弥石是一处形似木鱼的大石，与山连为一体，显得伟岸。石上阴刻着1935年时的楷书：“公同合禁，自梨木神起至戴公礅止，沿港大小石头均系保全，田墓庐舍，永禁凿取。”注目石刻，先人为了保全石头，哪怕是开田起屋造坟这样的大事，都不得沿河开山破石，其为子孙计的决心和愿望，如石前之水，川流不息。离阿弥石不远有一座古桥，名为仁寿桥。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仁寿桥，县北六十八里，距任家铺里许，桥侧有阿弥石，水出石渚河。”桥被青藤老树纠缠着，仿佛留在了那个古道西风瘦马的年代。而我，也知道了这水的名字——石渚河。

仲夏的清晨，我来到了九峰山下的茶亭花海。清风拂面，花田活了起来，花枝摇曳，逗引蜂蝶；清露摇落，溢彩流光。极目远眺，花海间，石渚河蜿蜒灵动，河水带着花香，带着歌声，带着希望，潺潺流淌，让人忍不住想化作一条鱼儿，伴她披霞戴月，拥抱远方。

当长沙油脂厂遇上艺术

文爽英

眼前所见，是90年历史的12座不同规格的巨大油罐，其中较大油罐高达12米，占地面积约150平方米。还有盘旋的工业管道，让人忍不住要揉揉自己的眼睛，以为穿越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长沙。用手指轻轻摩挲油罐表面，是滞湿和饱经风霜的感觉，蕴含厚重与坚韧。那些不同形状的斑驳锈迹，不知道哪位师傅随手抹上红油漆，变成抽象的涂鸦作品。这就是长沙油脂厂·1936文创园给人的第一印象。

昔日的长沙油脂厂，号称长沙“工业明珠”之一，曾是长沙主城区食用油供应集散和存储的核心枢纽。二十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散装食用油被新包装食用油代替，油脂仓库停止运营，成为一片工业废墟。沉寂多年后，这里被人重新看见，改造焕新，成为很有特色的工业遗存文创园。金属油罐是过往工业文明的一个符号，也有着符合现代艺术审美的线条与质感。建筑墙上加入印有“红星”“白沙”字样的老式红砖，无声诉说往日情怀。艺术商店，咖啡馆，酒吧，非遗体验，艺术廊，演出，数字展馆，增添新的业态和生命力，已然成为湘江边一道工业粗犷感和现代美学交相辉映的历史文化艺术长廊。

艺术商店里陈列着青春气息浓厚的手作和艺术品。陶瓷与雕刻，布艺包包与摆件，竹编工艺品，让人流连。咖啡馆香气弥漫，是浓浓的金属摇滚风，椅子和高凳是铁质的，与油罐外壳一样的质感。那些喝咖啡的人，制作咖啡的服务生，都怡然自得。因为好奇那些印了字的老红砖到底在哪里，我四处寻找。终于在艺术商店外墙角落看到，部分红砖上有个五角星加“19”的数字。还发现几个有年代感的老井盖，上面有“油脂厂1936”字样，以及油罐和建筑位置分布的立体图案。

一个大油罐改造成的展厅里，正举办办本大师蔡皋的艺术展。走进瞬间就穿越到童话世界：蔡老师笔下粉嫩可爱的婴儿，开心玩耍的孩童，花丛中的少女，各种稚趣灵活的动物……构图新颖，配色温馨甜美，人物表情特别生动，带有一种天真的庄严。墙上一幅类似敦煌飞天的仙女，衣带飘飘，看久了，耳边仿佛响起《霓裳羽衣曲》。



名城新姿

悠悠艾草香

吴丽珊

承，又是因为艾有驱蚊作用，夏天蚊虫多，门口挂艾，就成了蚊虫进入房间的一道屏障。

我的家乡喜欢在初夏时节割艾草，这是因为初夏时节，艾的生长和药效都达到鼎盛，是最佳采割期。一早，家家户户便把艾割了回来，晒在自家的地坪里。整个村子，就这样氤氲在艾的清香中。

人们喜欢艾，是因为艾有很多用途。我的家乡就有很多艾的偏方。艾草煮水，洗婴儿不会得黄疸，不会长湿疹，洗产妇，不会得产后褥，身体恢复快。用艾叶水泡脚，能消除疲劳，去除湿气，还能缓解膝盖疼痛。

好友芸告诉我，有段时间零零碎碎咳。泡点艾叶水，喝三次，就好了。我孙子出生后，母亲叮嘱：宝宝若打喷嚏或流鼻涕，用艾叶、生姜、紫苏煮水泡澡，感冒就不会上身。这个方子我试过，有效。

除了内服外用，艾草在中医疗疗上亦不可或缺。艾灸，便是很好的中医疗法。对于关节疼痛、头疼失眠等，都有不错的疗效，即使在急诊上，也能大显身手。

戴艾，还是美味的野菜。有次路过一老院子，门口坡地地艾，将我吸引。初春的艾，深及寸许，娇嫩

这个展还有一些民间故事和湖湘记忆的部分，大月亮形的圆球灯，纳凉竹床、竹椅，模拟旧时长沙人夏日的生活场景。蔡老师以长沙童谣《月亮粑粑》为灵感创作出一系列的画，都是熟悉的味道。有些小孩子跟着大人一起，大声朗读者，“月亮粑粑，里面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里头坐个奶奶。”孩子们天真地问：“为什么糍粑跌到井里，会变成只蛤蟆？”

展厅的某个角落模拟小图书馆，矮矮的桌椅适合孩子们看书。书架上都是蔡老师的绘本，

《田螺姑娘》《桃花源记》《海的女儿》《中国美丽故事》等。我随手拿起一本翻阅，感觉现在的绘本比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更精致，色彩更鲜明，故事内容也更加丰富了。记得五岁时，在望城坡老家的街边，有个租看连环画的三平方米小店。门口放几张小凳，墙上打了两边对称的钉子，系几根平行的绳，绳上挂满一排排的连环画。我不识字，光看图片也是兴致盎然。那是我最初的阅读启蒙。

优秀的儿童读物像种在孩子心里的一颗种子，会渐渐长成参天大树。蔡老师曾说过：“要给孩子最好的——有教育意义的好故事，好色彩审美、适合儿童阅读观赏的绘本。”心中充满对孩子们真诚的关爱，才能创作这样真挚的作品。她的绘本，将来一定会成为很多人童年的美好回忆。

展厅最深处，是蔡老师和女儿共同创作的黑灰白色绘本《火城1938》，9米画卷徐徐铺展，是以一个小女孩的目光，见证老长沙一段历史。“文夕大火”前繁华热闹的市井商铺，货运码头。火光冲天时惊慌失措无家可归的人们，五天五夜大火后苍凉的古城废墟。最后是湘江水，永恒平静地流淌，好像在抚平一座城市和人民的创伤，在无声祈祷从灰烬里生长出新的希望。观赏这幅作品，内心会隐隐沉重，也会感受到刻在长沙人骨子里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即使经历大火，变成废墟，也能浴火重生，建设出更美好更现代的幸福城市。历史的回响，不只是保护物质遗存，更是守护一座城市的根与精神，更好地走向未来。

长沙油脂厂·1936文创园，每个巨大的油罐和红砖建筑里，都设计了传承城市文脉的新故事。既有沧桑的底色，又年轻充满朝气。蔡皋老师“天真无邪”色彩缤纷的绘本作品点亮这个曾经的工业遗存，也温暖了人心。



的叶，在阳光下，涂满金辉。春风轻抚，微微抖动，似摇头晃脑憨态可掬的小鸭子。老人怂恿：“采点艾做糍粑吧，很好吃。”虽对那一坡可爱的小精灵，不忍动手，但艾叶粑粑的香味，似乎已萦绕于我味蕾。

我特别钟情艾的清香。每次去野外，遇艾，必摘几片艾叶。灰灰的绿，背面一层白茸茸的毛，拿手里，如丝绒般温温软软。摘下的叶，清香中带着冲劲，一入鼻孔，五脏六腑便如洗如濯，整个人顿时清爽神清。

我也喜欢抓几片艾叶，放养生壶煮，看蜷缩的叶，在水和热的加持下，慢慢舒展，翻腾；看清清的水，在艾汁的渗透中，慢慢变成琥珀色。香气随着水汽，升腾，缭绕，氤氲，沾我的衣，亲我的脸，钻我的鼻，潜我的肺，我就这样被艾香俘虜，沉醉其中，不愿醒來。

邹麟 供图



美丽长沙 洲岛风华

征文

主办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长沙晚报社

承办 长沙市作协、长沙晚报文体科创新闻中心

协办 长沙饮食集团 长沙杨格兴有限公司

兴马洲的烟火气息

朱小波

兴马洲，是湘江南北去进入长沙的第一个洲岛。与昭山隔江相望，古时被称为南津洲，素有“昭潭无底绿洲浮”之称。记得是在春天的时候，我连着几个周末想上洲踏青赏花，都因渡口两个停车坪爆满而望洲兴叹。于是初夏之选选了一个天气晴好又非周末的下午，我一人一车来到渡口，情形果如所料的松弛，搭乘渡船登上了兴马洲。

洲边河滩上青草已经长得半人高，几个摩托车发烧友盛装在拍“冲浪”大片，不但草地上有摄影师在抢镜头，空中还有无人机在跟拍。曾经是交通工具的摩托车，在这里成了年轻人的玩具。我要感叹“时代进步好快呀”，还是要感叹“年轻真好呢”？

从草地转上江堤，浓香扑鼻而来，终于与心心念念的柚子花们、橘子花们见面了。柚子花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枝头，橘子花细细碎碎地洒在枝叶间。此刻我虽有千言万语想表达，感觉都不如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来得深刻。

据说“兴马洲”这名字起源甚早，它曾是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放养御马的地方，后人故称其为兴马洲。我第一次上兴马洲游玩是2015年3月7日，至今已十余年。当时在微信朋友圈里不经意打卡记录，如今却成了“花相似、人不同”的图文证据，而且洲上的道路也不同了，当年看得见石子的水泥路如今都修成了沥青道路。

从环洲的江堤上下来，一条从东到西的沥青路在田垄间拐了两个弯。我的脚步在那个90度的弯道处停了下来，有一条老旧的水泥路在此交会。路的那端正走来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两手捧着的不应该是一把刚从地里摘的青菜，水灵灵脆生生的。他在路边一处开着的院门前停下来低头整理手上的青菜时，院子里出来了一对母子，小孩子围着母亲跳着蹦着，不小心把鞋子踢掉了，女子便捡了鞋子扯过孩子蹲下来帮他穿上。

“老乡，请问那边有通往江边的路吗？”说这话时我已经来到了这个院子门口。他们仁的目光齐刷刷投向我，可能是看我太阳帽、太阳镜、双肩包这一身游客的装扮吧，他们脸上的笑和说出来的话都好客气：“去江边的路是有，但那是一条茅草路哦。”有路到江边就好，我向男女主人道过谢沿着水泥路继续边行边摄，但两声“汪、汪”阻止了我的脚步，左边院子门口本是趴着的一条小黄狗突然站了起来。它是提醒我不要走那条小路，赶紧回到正道上吗？我突然心虚起来，赶紧从水泥路返回到了沥青路上。

接近傍晚的时候，田野里、村道上除了骑摩托车匆匆归家的村民，也有在地里继续劳作的村民，特别是挑水浇菜的那位大叔，裤子脚高卷到膝，光脚穿着胶鞋，肩挑一担大号塑料水桶，很自在的样子。大叔家的菜园子是一眼就看得出的品种丰富而果实累累。我跟他后面走着，问他有菜外卖不。他先是说没有，后来看到前面屋子出来了一个女人，就说“你问她呀”，丢下我在路边，他自己往水塘那边去了。

还好，屋场里的大婶好热心，我猜想那位大叔定是她老公，一问果然。知道我想买菜，大婶连声说：“有呀，有呀，你要什么？”她首先推出的是“干菜子”——就是春天里白菜薹、萝卜菜晒干的。听我说“不喜欢吃”，她又推荐了“盐辣椒”。我问：“就是白辣椒不？”“是晒得更干的白辣椒，你看看就知道了。”她转身进屋里提了一袋子盐辣椒出来，虽然放了一个冬天，还蛮干脆，是我喜欢吃的，也不挑拣就让大婶给称了半斤。从大婶家出来，看时间快傍晚6点了，怕错过返程的渡船，便选了一条最近的路回码头。

我记得正对着码头的护壁上曾有“兴马渡口”四个大字，灰扑扑的，仿佛历经沧桑。但这次突然发现不见了，想必是在提质改造中“改”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1米多高的花岗岩立在码头的左边，上边用蓝色的油漆写着三个大字——兴马洲，它已成了游客上洲打卡的第一个景点。洲上那些漂亮的民宿、咖啡店也是游客喜欢的打卡点。

“湘流如带浪鳞鳞，目断芳洲杜若春。草色六朝迷北渚，水声五代咽南津。”这是我这次在一间民宿院子里打卡拍照时不经意间学到诗句，感觉它道尽了兴马洲景致的美好与历史的久远。本来只喜欢它是一道漂亮的文化墙，细看内容是清代诗人张廷仪《兴马洲怀古二首》中的句子。聊天中又晓得它是老板亲手书写的，小青瓦是旧房改造时拆下的材料，一片瓦一个子，二首诗贴到墙上，就成了我们眼里的风景。如果有人跟你说，兴马洲上民宿、咖啡店的老板十有八九就是设计师本人，你还会怀疑吗？你喜欢的样式，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的生活呢。

兴马洲，一个离城市最近的原生态乡村，去打卡的人那么多，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网红吧，且期待着！

27版

长沙晚报

2026年7月1日 星期三

橘洲

文苑



责编/任波 美编/王斌 校读/谈梁

紫龙湖畔漫步

周汉华

夏日傍晚，我总爱沿着紫龙湖的堤岸慢慢散步，沿着水流的方向，往更远处走一走。

湖水泛着细碎的银光，流到水闸前便缓了下来，像一只被轻轻扎紧口子的水袋，几股小小的细流从闸底涌出，潺潺鸣响，转眼便汇入下游的河水中。几块巨石静卧于河心，经年累月的水流冲刷，早已磨去了它们的棱角。这石头，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

外婆家在河的下游，这道河堤，我已走过几十年。儿时，母亲牵着我的手走，那时的河名叫乌江，比现在在窄，河堤也是一条窄窄的土路，两旁长满了乌桕树。勤快的人在树下种了南瓜和黄豆，瓜藤沿着堤坡蔓延，垂向浑黄流动的江水。夏天的乌江汇集了东鸢山滴下的雨水，像莽撞的粗汉，鼓起虬结的筋肉，卷着沿途劫来的断枝与杂草，一路奔腾冲荡。路旁是一畦一畦的菜地，从堤上走过，各式农家肥的气味扑鼻而来，难以名状。堤下的田野里，农人们正低头劳作，他们身形瘦黑，仿佛永远不知疲倦的老牛。

上学后，我能独自去外婆家了，那时的河堤已拓宽了不少。临水的一侧用石块护了坡，没有人在堤坡上种瓜种菜了，河堤上那些老乌桕树，依旧郁郁葱葱。乌桕树下，野花草肆意生长。河水不再浑黄，水流在氤氲着花草清香的河道里稳稳地向前淌去。河畔的田野里，依然有农人在劳作，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年轻人大都去大城市打工了。我偶尔能在河堤上碰到打工回家的人，他们衣着时髦，谈论着城里的新鲜事，语气里带着自豪。

我也曾到过城市，每当朋友问起我的家乡，我总会立刻想起故乡的那条河。我这样告诉她们：“我的家在东鸢山下的一条乌江边上，温泉在开满野花的湿地间静静流淌……”

我回到家乡时，蜿蜒的河道已被拓宽，加深，蓄成了波光粼粼的人工湖，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紫龙湖。昔日那莽撞的糙汉，变得温和又从容。湖畔鲜艳的老桩玫瑰开得盛大而热烈。步道上，晨跑的青年、遛狗的中年人、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络绎不绝，他们衣着光鲜，谈笑风生。偶尔有骑单车的少年像风一样掠过，留下一串清脆的铃声。河对岸，曾经广袤的田野已“平田化”改造。种田大户不再赤脚踩在泥水里，他们穿着整洁，站在田埂上指挥大型机械耕种。

我喜爱在黄昏时分沿着宽阔的河堤慢慢行走。夕阳把乌桕的树影长长地投在河面上，河水在光影之间轻轻流淌，树影随着水波缓缓摇动，仿佛与流水悄悄对话。几头散放在岸边的黄牛正低头吃着青草，白鹭悠然站在牛的身旁，一派宁静。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茂密的树木，像一片铺展开的绿色梦境。

如此明媚的夏日景象，常令我忆起往昔的乌江，想起江畔那些青翠的蔬菜。但更多时候，我总在畅想未来紫龙湖畔的夏天，该是怎样一番光景呢？这份期待，让心底泛起雀跃的涟漪。

大美长沙